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9.05.012

# 论金圣叹批改本《水浒传》的社会批判功能

## ——以宋江形象的变迁为中心

侯钧才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金圣叹“独恶宋江”的态度是贯华堂本《水浒》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历来研究者多从文艺学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作为有着强烈刺世情怀的文人,金圣叹结合时代背景对旧本《水浒》中的宋江形象做了一系列的改动和评议,流露出对晚明时代的强烈不满,这也为金本《水浒》注入了社会批判功能。

**关键词:**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宋江形象;社会批判

**中图分类号:** I207.4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9)05-0478-05

## On the social critical function of Jin Shengtan's revision of "Heroes of the Marshes": Centered on the change of Song Jiang's image

HOU Junca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0, China)

**Abstract:** Jin Shengtan's "detestation for Song Jiang" is the most striking point in Guanhuatang's edition of "Heroes of the Marshes". Researchers have always discussed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and art. As a literati with a strong sentiment to the world, Jin Shengtan took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made a series of changes to and comments on the image of Song Jiang in the old edition of "Heroes of the Marshes", which reflected his strong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also injected social criticism function into the book.

**Keywords:** Jin Shengtan; The Fifth Masterpiece "Heroes of the Marshes"; image of Song Jiang; social criticism

宋江这个人物形象,在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问世之前就褒贬不一,褒者如李卓吾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大赞宋江:“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sup>[1]172</sup>贬者如徐复祚在《三家村老委谈》中斥宋江为“盗魁也,王法所不赦”。<sup>[1]196</sup>又如明无名氏在《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中,直言:“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sup>[1]185</sup>

崇祯末年刊刻出版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

浒传》(以下简称金本《水浒》)甫一出版,就获得了当时读者的喜爱。金本《水浒》相较于其他的百回本、百二十回本《水浒传》,最大的区别是它削去了大聚义以后的文字,同时金圣叹那激进的“独恶宋江”的观点也是金本《水浒》的一大特色,深深加重了一般读者对宋江形象的反感。结合时代背景,对他“独恶宋江”的观点做出进一步阐释。

金圣叹对《水浒传》底本的批评,并非一般的注解,而是包括对书名、作者、文本的全盘修订,每一处的修订都包含着金圣叹浓厚的主观色彩,所

收稿日期:2018-11-01;修回日期:2019-06-20

作者简介:侯钧才(1994-),男,山西平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以其有别于旧本《水浒》之处,就愈加有了探讨的价值。在对宋江形象的改动与评议中,金圣叹流露出了对晚明这一时代的强烈不满,这也为金本《水浒》注入了社会批判功能。

## 一、宋江“权诈”与明末伪君子

明末清初的社会环境极为复杂,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的自序中就曾说:“万历天启之时,客魏擅政,门户纷争,横征加派,水旱荐臻,于是农民群众揭竿而起……”<sup>[2]</sup>政局混乱,社会出现了两个差距悬殊的阶级,“一个是荒淫无耻的专务享乐的上层阶级,上自皇帝,下至市侩,莫不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在另一方面,另一阶级的人,却不能不卖儿鬻女。”<sup>[3]431,453</sup>上层阶级之所以能“穷奢极欲,荒淫无度”,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商品的层出不穷,“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明中期以后,社会风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臣僚士庶之家竞相骄奢淫逸。靡丽奢华之风相率成习。”<sup>[4]</sup>在这种风气影响下,晚明士人“读书取科第,做官要贪污,居乡为土豪。”<sup>[3]371</sup>这是金圣叹所不能忍受的。金圣叹虽然思想激进,性格乖张,骨子里却是个非常传统的文人,他曾在《圣叹尺牋》中将自己与杜甫的关系比之于孔孟,用“代圣贤立言”的观点来阐释杜诗,可见他的赤子之心。他要借批评《水浒传》,来揭开这些自私自利的士大夫的丑陋面目。

金圣叹将宋江视为士大夫之流,与其他的好汉有别,比如,他认为宋江的出场是作者精心安排过的:“一百八人中,独于宋江用此大书者,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亦所以成一书之纲纪也。”<sup>[5]196</sup>此后,金圣叹从忠、孝、义三个方面,全面否定宋江,而这三点,恰是小说中宋江赖以成名的根本。譬如说他的绰号之一就是“孝义黑三郎”,而“忠”,更是宋江常在嘴边的说辞,当然,这也是程朱理学浸淫下,当时社会对于“好人”的标准定义。这表明,金圣叹批宋江,实乃批当世冠冕堂皇之辈。比如说,金圣叹将宋江私放晁盖这一行为,视为“必不能忠义者也”,乃“通天大罪”<sup>[5]193</sup>。后来宋江发配江州,路遇花荣,当花荣要为他开枷之时,宋江一本正经地拒绝:“贤弟,是什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金圣叹于此嘲道:“宋江假!于知己兄弟面前,偏说此话;于李家店、穆家店,偏又不然。写尽

宋江丑恶。”<sup>[5]409</sup>这是对宋江“忠”的驳斥。

金圣叹为了否定宋江的“孝”,不惜修改文本,如第二十一回写道“(宋江、宋清)……都出草厅前,拜辞了父亲,只见宋太公洒泪不住,又分付道,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sup>[5]244</sup>而在容与堂本《水浒传》中,则是“(宋江、宋清)……都出草厅前,拜辞了父亲宋太公,三人洒泪不住,又分付道,你两个前程万里,休得烦恼。”<sup>[6]309</sup>金本中是宋太公一人洒泪不住,看上去似是宋江弃老父于不顾,而容本中“三人洒泪不住,”则说明宋江父子感情深厚,并未因宋江触犯刑法而受到太大的影响,两相对比,可见金本中的宋江冷面无情,绝难称得上是孝。至于宋江之“义”,金圣叹也是连批带改,将晁盖之死作为否定宋江之“义”的杀手锏,当愤怒的晁盖执意要下山攻打曾头市时,金圣叹删去了宋江对晁盖的一再劝阻。并批到:“上文若干篇,每动大军,便书晁盖要行,宋江力劝。独此行宋江不劝,而晁盖亦遂以死。深文曲笔,不寒而栗。”并不忘提一句:“俗本妄添处,古本悉无,故知古本之可宝也。”<sup>[5]688</sup>金圣叹还在第五十七回回评中发表长篇大论,历数宋江有十大不可为“忠义”之处,其中不乏“杀官长则无不坐以污盗之名,买百姓则便借其府藏之物”<sup>[5]665</sup>等诛心之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谓彻底颠覆了李贽所谓的“忠义如宋公明者也”的说法。

吴子林先生在论及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政治批评时,就金圣叹“独恶宋江”这一点发表了这样的见解,他说:“仔细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金本《水浒传》针对宋江作了大量的‘改写’工作,或是‘订正’了几个字,或是置换了人物,或是大量地删除文字,其目的,显然是要有意识地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区分开来。这些‘改写’再配以金氏‘言之凿凿’的批语,便把容与堂刻本《水浒传》中的宋江,从忠孝两全,重义轻财的好汉英雄,‘修整’成了一个权诈、虚伪的强盗和阴谋家。”<sup>[7]</sup>从上面的评述也可以看出,金本《水浒》与容本《水浒》之间的差距,不是简单的版本之间的文字脱漏或者讹误,而是作者处心积虑的修改,两个宋江不啻云泥之别。那么金圣叹这么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这正与金圣叹本人的性格及其所处的时代相关,前文已述及,金圣叹所处的晚明时代,以吴中为代表的商业发达地区,大兴利己之风,当时的社

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出于对商人阶层奢华生活的艳羡,士人们甚至提出了“士商异术而同志”的观点,于是发生了“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个矣”<sup>[8]</sup>的状况。他们本着“金钱至上”的理念,把读书致仕视为单纯的敛财手段。金圣叹冷眼看这帮人,一面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一面结党营社,以“正人君子”自命。社会的种种乱象刺激着金圣叹这“一介穷酸”的神经,于是他萌生了撕破这些“伪君子”嘴脸的念头,而有“假道学”之称的宋江,自然成为金圣叹不可放过的批评对象,所谓“施耐庵自家许多锦心绣口”<sup>[5]1</sup>,不过是他金圣叹“一肚皮宿怨要发挥”<sup>[5]1</sup>罢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金圣叹所言非虚,“易代之际,有意殉国明志者较多,行之者较少。”<sup>[9]</sup>

而金圣叹痛批宋江的“假”“丑”,并且以李逵的“真”来突出宋江的“伪”,是他对充斥在朝野内外的“伪君子”的怒骂。金圣叹认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致使明末社会出现了太阿倒持、礼崩乐坏的局面,其对时局洞见之深刻可见一斑,批判的意义也更为突出。

## 二、“晁宋之争”与明末义军之内讧

《水浒传》可谓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其中所宣扬的“替天行道”的理念往往成为当时农民军的现成口号。瞿九思在《万历武功录》中描述了一起谋泄事败的造反行为,在缴获的檄文中发现其中有“群英聚会,代天行道”的字句。明末文人查继佐在他的《罪惟录》中,曾记载了天启年间徐鸿儒起义的相关史实,书曰:“徐鸿儒……倡白莲教,巢于梁家楼,直欲亲见梁山泊故事。”可见《水浒传》对起义军影响之深。

金圣叹是传统文人,思想上以“儒家为根底”,向往的是秩序井然的和谐社会,认为:“不好犯上,即是孝弟;不好作乱,即是为仁。”<sup>[10]</sup>所以,他对当时的起义军,是颇为抵触的,而对农民军的所谓“罪行”,也十分警惕。他将宋江目作“盗魁”厉行声讨,绝非对书中人物的妄加指责,而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作出的思考。

在旧本《水浒》中,宋江是一个忠孝两全的农民军领袖。虽然他的某些行径,也常常引来人们的争议,如第四十六回杨雄、石秀投奔梁山,晁盖

因他们坏了梁山名声,要斩了二人首级,宋江力阻,一则着眼于梁山的“人才引进”计划,二则正好趁此机会消除梁山的潜在威胁,三则通过洗荡村庄,可以增加梁山的粮食储备,可见宋江做事只计利弊,不计对错,不过编书人将“丛林法则”植入书中,是对世道人心的真实反映,也是要借此表明,只有跟着宋江,才有作为。然而,尽管宋江颇有城府,毕竟是受过封建礼教的浸淫的人,也就是说,在旧本《水浒》中,宋江并非“泼天大盗”,他再怎么有心机,忠和孝依然是他为人处事的终极标准,换言之,他是有敬畏的,同时,他对兄弟是有义气的,只不过由于他思想的局限性,他无法做出超越时代的选择,因此,宋江形象有宿命的一面。

这样的宋江形象显然无法成为金圣叹借以批判农民军的武器,金圣叹有意将宋江塑造成一位彻头彻尾的反贼,即宋江口中的忠孝节义不过是用来收买人心的托辞,他的最终目的是将赵宋王朝取而代之,正如李自成之于朱明,这也是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根本原因。金圣叹既痛恨宋江,又深知宋江这样的权诈之人,往往能够得逞所愿。按他的说法:“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第七十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笑杀罗贯中横添狗尾,徒见奇丑也。”<sup>[5]796</sup>将后数十回视为“横添狗尾”,是因为在他心里,宋江实乃无法无天之徒,绝不会真正走上招安这条路。

前文已述及,金圣叹黑化宋江的一大杀手锏,是“晁盖之死”。金圣叹认为,早在宋江未上梁山之前,就在算计晁盖,在“白龙庙小聚义”时,宋江不听晁盖的劝,执意要打无为军报一己私仇,更可看作是对晁盖的挑衅。而后对晁盖步步架空,金圣叹一一点明,倒也并非偏见。不过最后将“晁盖之死”算在宋江头上,则有点过犹不及了,连他自己也承认“夫今日晁盖之死,即诚非宋江所料”<sup>[5]685</sup>。

“晁盖之死”,乃一部书之大关目,不能等闲视之,按旧本《水浒》所述,宋江一贯的作为,似不敢动晁盖,马幼垣就说:“平心而论,宋江再跋扈,按他忧谗畏讥、唯形象是图的本性,怎也不会篡位的。”<sup>[11]</sup>然而,晁盖对宋江上山后的所作所为,颇为不满,不然也不会非得挑段景住献马捅出来的篓子,亲征曾头市,挽回威信。旁人看来,光是“江湖上只闻及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



前来进献头领”这句,就足以使晁盖坐不住了,再这样下去,他这个梁山泊寨主,实在是有名无实。晁盖此番亲征,颇有点气急败坏,他求胜心切,轻信降僧,贸然劫寨,致使中箭身亡。宋江于此自然要负一部分责任,但晁盖自己按不住性子,宋江也不便过于阻拦。至于晁盖之死,是否大遂宋江所愿(这个愿,在旧本中当指招安而言),则亦不好说。晁盖一死,宋江就不惜本钱,力邀卢俊义上山,宋江深知依卢俊义“第一等长者”的身份,势必是招安的有力支持者,无论他做寨主还是副寨主,对宋江实现招安大梦都是有利的。

而在金本中,围绕晁盖之死,金圣叹大做文章,对宋江加以诋毁,特举两例,一是卢俊义抓住史文恭之后,容本《水浒》中,“仇人相见,分外眼明,心中一喜一怒,喜者得卢员外见功,怒者恨史文恭射杀晁天王,冤仇未曾报得。”<sup>[6]1010</sup>金本《水浒》中,却将“一喜一怒”改为“一喜一恼”,并删去后面的解释,自批曰:“不善读史者,疏之曰:喜者喜卢员外建功,怒者怒史文恭仇人也。善读史者,疏之曰:喜者喜玉狮子归来,恼者恼玉麒麟有功也。”这不由得使人想得《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高祖见韩信死,“且喜且怜之”的表现,皇上与功臣之间的罅隙,出现在宋江与卢俊义之间,可见,在金圣叹心中,宋江属于有称帝之心的李自成、张献忠之流。二是在宋江坚决不受梁山泊主所引发的争论中,容本《水浒》中李逵大叫道:“你只管让来让去做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sup>[6]1012</sup>而在金本《水浒》中,“做甚鸟”变为“假甚鸟”,要之,李逵乃是宋江最忠诚的拥戴者,连他都认为宋江的“让位”举动是虚心假意的,梁山泊其他人的看法,就可想而知了。

### 三、“金钱至上”的水浒世界与浇薄时风

关于《水浒传》的思想,虽有多种说法,但不能否认的是,水浒世界,是个金钱至上的世界,李时人就曾说过:“将银子与人,就被称为‘仗义疏财’,没有银子‘仗义疏财’,也就做不得好汉,因此《水浒传》中好汉的‘仗义疏财’首先是与银子有关的。”<sup>[12]</sup>在金本《水浒》第八回回评中,金圣叹用所谓十三叹,来痛批这个“钱能通神”的社会,最后金圣叹说:“只是金多分人,而读者至此遂感林冲恩义,口口传为美谈,信乎名以银成,无

别法也。嗟乎!士而贫尚不闭门学道,而尚欲游于世间,多见其为不知时务耳,岂不大哀也哉!”<sup>[5]100</sup>前文已述及,晚明有“士商异术而同志”的说法,就连士人自己也认为“良贾何负鸿儒”。究其原因,诚如谢景芳、赵洪刚先生所言:“商人阶层的轻裘肥马、锦衣玉食引起人们的嫉妒和羡慕。尤其是那些未第士儒,既渴求厕身仕途,一朝青紫,平步青云,对科举欲罢不能,又羡慕商人腰缠万贯一掷千金的豪奢生活,而又有自愧不如之感。”<sup>[6]67</sup>士人们率先腐化,普通老百姓又谈何振作,东林党人“经世致用”的口号与他们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正是李贽在《续焚书》中所描绘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形同狗彘。”<sup>[13]</sup>

在金本《水浒》中,金圣叹屡屡提到宋江拿钱贿赂上官,笼络下属,将宋江视作“以银子为交游”<sup>[5]428</sup>如金本《水浒》第三十六回:“(宋江)不时又请差拨、牌头递杯,管营处常常送礼物与他。宋江身边有的是金银财帛,单把来结识他们。”于此批曰:“写宋江出色,只是金银财帛,更不见有他长,处处皆下特笔。”又如金本《水浒》第三十七回,写道:“宋江听罢,便去身边取出一个十两银子,把与李逵,”金圣叹于此批曰:“以十两银子买一铁牛,宋江一生得意之笔。”圣叹每提到宋江拿钱办事,先一顿冷嘲热讽,又不忘于回前来番切齿之骂,且看他于三十六回回批:“其(宋江)结识天下好汉也,……惟一银子而已。”并痛恨天下人不能识破宋江的嘴脸:“呜呼!天下之人,而至于惟银子是爱,而不觉出其根底,尽为宋江所窥,因而并其性格,亦遂尽为宋江之所提起放倒,阴变阳易,是固天下之人之丑事。然宋江以区区滑吏,而徒以银子一物买遍天下,而遂欲自称于孝老义黑三,以阴谋他日晁盖之一席。此其丑事,又曷可耐乎?”接下来又是他一贯的夫子自道:“作者深恶世间每有如是之人,于是旁借宋江,特为立传,而处处写其单以银子结人,盖是诛心之笔也。”<sup>[5]416</sup>天下人对金钱的迷信,金圣叹予以十足的挖苦。

### 四、结语

伊格尔顿曾说:“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即使仅仅是无意识的改写。”<sup>[14]</sup>金圣叹作为批书人,自然也是阅读者,他所理解的《水浒传》,自然与他所处的时代相关。金圣叹借

由批判宋江来表达自己的对社会的反思,使金本《水浒》相较于其他一切旧本,有了不一样的意义,正如周宪所说:“文学乃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生产来质疑意识形态,或向意识形态挑战,一言以蔽之,伟大的文学乃是一种文化批判。”<sup>[15]</sup>金圣叹从

其自身的性格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对旧本《水浒》中宋江形象做了鲜明的改动和评价,这种伟大的文学批改,也是一种文化批判,使该书具备了一定的批判功能。

## 参考文献:

- [1] 朱一玄. 水浒传资料汇编[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 [2] 谢国桢. 增订晚明史籍考[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4: 1.
- [3] 吴晗. 吴晗论明史[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 [4] 谢景芳, 赵洪刚. 明清兴替史事论考[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 67.
- [5] 金圣叹. 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7.
- [6] 李贽. 李卓吾评本水浒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7] 吴子林. 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239.
- [8] 张廷玉. 明史·儒林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7223.
- [9] 方良. 钱谦益年谱[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 133.
- [10] 金圣叹. 金圣叹全集(第六卷)[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805.
- [11] 马幼垣. 水浒论衡[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322.
- [12] 陈松柏. 水浒传源流考论[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20.
- [13] 李贽. 续焚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76.
- [14] 伊格尔顿.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 伍晓明,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14.
- [15] 周宪. 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M]. 上海: 三联书店, 1997: 27.

(责任编辑: 王圆圆)